

这是一部史书式的报告文学
这是我们民族苦难的一个缩影
它记述了
七十七年前

人类历史上一场举世震惊的大悲剧

1937年12月13日

南京大屠杀

THE RAPE of NANJING

遇难者
VICTIMS
遭難者

300000

■ 徐志耕 著



线装书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当时，街巷积尸成垒，江河一片赤红。据史料记载，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二十八案，计十九万人；零散屠杀八百五十八案，计十五万人；共屠杀南京难民和放下了武器的国民党官兵三十余万人！

遇難者
VICTIMS
遭難者

南京大屠杀

THE RAPE of NANJING

■ 徐志耕 著

綫裝書局

I253
544

080880N10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南京大屠杀 / 徐志耕著. — 北京 : 线装书局, 2014. 3

ISBN 978-7-5120-0487-0

I. ①南… II. ①徐…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39140号

南京大屠杀

作 者: 徐志耕

责任编辑: 李 琳

装帧设计: 王文龙 白 晨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 (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市宏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 / 16

印 张: 21.5

字 数: 330千字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39.80元

献给 遇害者

献给 幸存者

献给 反抗者

献给 后来者



铁与血的事实

——为《南京大屠杀》作序

张耀华（南京市原市长）

这是一部史书式的报告文学，这是我们民族苦难的一个缩影，它记述了五十年前人类历史上一场举世震惊的大悲剧——“南京大屠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当时，街巷积尸成垒，江河一片赤红。据史料记载，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二十八案，计十九万人；零散屠杀八百五十八案，计十五万人；共屠杀南京难民和放下了武器的国民党官兵三十余万人！这一中外触目的暴行，当时就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的谴责。一九四六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判决书中指出：“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对南京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判处绞刑。另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第六师团长谷寿夫被引渡到南京受审，于一九四七年处以死刑。

这血与铁铸成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近年来，日本有一小部分人妄图否认他们侵略中国的罪行，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他们攻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不公正”的、“不是依照国际法进行的”。这不能不引起我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关注。

这部报告文学作品，第一次全面、真实、深刻而形象地描述了“南京大屠杀”的始末，作者用大量生动的事实，揭露了侵华日军的血腥罪行，揭示了造成这一悲剧的种种缘由。温故知新，读一读这部作品，可以引起我们许多值得反思的东西。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人民有着数千年的传统友谊。但是，谁也不应忘记，两国关系史上曾有过侵略和被侵略的岁月。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之一，它理应公诸于世并让人

南京大屠杀

们牢牢地记住，记住历史的教训，干戈化玉帛。一个民族的自省比一个民族的宽容更重要。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在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种种的苦难。扩张和掠夺是侵略战争的根源。扩张的野心不死，战争就不可避免。制止战争，是中日两国人民，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责任。

时光如水，五十年弹指而去。世界进入了新的文明的里程。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人们，都应该相亲相爱。我们热爱和平。我们不乞求和平。哪里燃起侵略的战火，正义的人们应该在哪里把它扑灭。

人类不要自杀！

和平万岁！

一九八七年九月

血浓于水

——《南京大屠杀》再版自序

这本书第一次同读者见面，是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即“南京大屠杀”五十周年的祭日。在南京举行首发式时，读者蜂拥争购，几千册书一天脱销。出版当月，就发行了十五万册！当时，众多新闻媒介发表评论文章，称它是“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全面、真实、生动而深刻地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悲剧长卷。”又说这是“民族苦难的缩影，史书式的报告文学”。

从那以后的五六年间，这本书在大陆的书店一直脱销，而香港、台湾、日本及美国的出版社以及报刊，仍然不断地出版、转载，还发表了不少评价文章。

创作这本书的起因和动机是偶然和简单的，自然，也没有想到会在海内外引起不小的反响。最初触发我灵感的，是一九八五年盛夏的一个星期天，《南京日报》发表消息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南京市在侵华日军集体屠杀南京市民的遗址上，建立了十三块纪念碑。当天我路过北极阁，许多人围在路边，面对扇形的黑底金字的纪念碑，肃立着、凝望着、沉思着。我被这场面震惊了：这里，曾是一片花草繁茂的绿地，它的昨天，怎么会是鲜血飞溅的屠场呢？我当时就有了冲动，我想写一首诗或者一篇散文，题目也想好了：《石头城，站起来十三个石头人》。

五分钟的狂热激情过去了，诗和散文都没有写出来。几天后，一些朋友们吹牛聊天，他们说：“李延国写了《中国农民大趋势》，钱钢在写《唐山大地震》，你也来个大的吧！”

“我能写什么呢？”我故作谦虚状。

“南京大屠杀！”一位朋友大声地说。

像电光石火，一句话又点燃了纪念碑前的激情。

我立即翻阅史料。很遗憾，我没有找到“南京大屠杀”的详细记载，一些史书上只是几百字的条目。问了好些人，都支支吾吾，或一知半解，没有人能

说清这场历史悲剧的缘由、经过及事件中的人物和情节。我觉得，这是一页不应忘记的历史。

正因为此，我开始了茫茫人海和茫茫书海的探寻。

快半个世纪了，当年二十岁左右的亲历者如今已是古稀老人了，他们在哪里？

感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单位的支持和帮助，凭借他们提供的线索和史料，我奔走于南京的四郊和大街小巷，我要寻访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和历史的见证人。

采访是困难的。一辆自行车伴随我早出晚归，辛苦是自然的。艰难的是找到了幸存者，重提刻骨铭心的创伤和埋在心中的仇恨又会刺痛这些老人。特别是受侵华日军欺凌的那些妇女，她们如今已儿孙成群，回忆那些隐秘的伤痛，她们感到耻辱，感到恐惧，感到害怕！

我得迂回曲折，我得循循善诱，我得晓以民族大义，继而又做出保护隐私的承诺。就是这样，也得再三再四地耐心地说服。这是我们的中国特色，中国人都爱面子。

不管怎么说，我仍然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人们，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近百位幸存者向我诉说了他们人生历程中的厄运，诉说了史料中绝对找不到的故事情节，这不仅给我提供了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素材，更使我接近了真实——灾难中人的真实的内心世界和“南京大屠杀”悲剧历史的真实。

那段时间，我沉浸在创作的激动和亢奋中。因为每采访一位老人，都有使我悲愤、使我惊喜的故事。生活就是如此复杂而丰富，这种复杂而丰富的故事是任何作家都想象不出来的！好几次我曾暗暗发誓：这本书一定要写好。写不好，我将愧对这些老人，我将愧对历史，我将扔掉这支笔！

铺开稿纸，如何下笔呢？我再三思量，决定突出一个字：真。我要把侵华日军的暴行和三十万人的冤恨留给历史，留给后人。只有真实，才称得上是历史。只有真实，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只有真实，才对得起先人和故人！

对作家来说，讲真话是一种人格，一种良知，也是一种责任。

面对历史，我鼓足勇气涉足了当时极为森严的四个禁区。第一是真实地回答了这场大悲剧的主要原因，推翻了“由于国民党不抵抗而造成南京大屠杀”这一错误论断。这个结论是不公正的。因为一九三七年的抗战初期，正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形成初期，国民党军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开始的

淞沪战场上浴血奋战了三个月，伤亡七八十万官兵，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接着，从淞沪战场撤退的部队和新补充的兵员共十多人，又投入了英勇悲壮的南京保卫战。血战十天，敌我伤亡惨重。由于种种原因，守城官兵奉命撤退。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绝不是由于国民党军不抵抗造成的悲剧。恰恰相反，对国民党军的英勇抵抗，日军则以疯狂的大屠杀作为报复，用血腥的屠城发泄侵略者的兽性。基于这一事实，我在书的开头用了两章篇幅，详尽描述了敌我态势及守城部队有我无敌的爱国斗志，讴歌了他们为民族尊严而誓死杀敌的凛然正气。为国民党军评功摆好，在当时是犯忌的。

接下来的第三章《安全区写真》也是一个禁区。我从大量的资料和幸存者的口中了解到，在腥风血雨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南京，竟然有二十几位不同国籍的外国男女，为保护南京难民组成了一个叫作“国际委员会”的组织。这些被幸存者称为“活菩萨”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壮举和善行被一些史书歪曲了。书上说：“日本帝国主义用枪炮屠杀南京人民，英美帝国主义用花言巧语麻痹中国人民，他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这是黑白颠倒的言论！为此，我第一次披露了以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总代表约翰·H·D拉贝（近年出版的著作译为“拉贝”）为首的这群高举和平与人道旗帜的正义人士的英勇行为。台湾女作家胡华玲在读了我的《南京大屠杀》后，深为美籍女教师明妮·沃特琳的伟大品行而感动。她去了沃特琳的故乡采访，写了一本名为《金陵永生》的传记，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女性。

本书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对这场悲剧的自省和反思，即“懦弱一旦成了集团性的通病，成了国民性，那就会酿成灾难”。在揭露敌人残暴本性的同时，无情地鞭笞了卖身投靠的汉奸，深入地解剖了苟且偷生和懦弱胆怯者的灵魂。解剖是为了疗救。历史告诉我们，最强大的敌人是自己。

我的笔犹豫了好久，面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雷池。这个话题实在太敏感了，它涉及政治和外交。可是，“为什么不要日本赔偿？”“要赔我们损失！赔我们三十万人的生命！”幸存者悲愤的呼喊和提问常在我耳边响起。我的良知不允许我回避这个历史和现实都必须回答的问题。于是，我把他们的责问和质疑写进了书本。我知道，仅有这几句提问是不够的。于是，随着时代进步的足印，我相继发表了《血债》和《继续一九三七年的故事》，前者写两位年轻人为对日索赔奔走呼号万难不屈的精神，后者写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终于站在东京地方法院的原告席上，起诉加害者的伤害罪状。当然，要使诉讼得到公正的判决，还

要走很长的路。我的这本书，记述的是历史，一页真实的历史。

作为报告文学，它是事实的再现，它是活的历史。

感谢生活为我提供大量真实生动的素材，感谢当今这个开放的时代给了我一个说真话的机会。

于是，我放开手脚，秉笔直书。我要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五十年、一百年后，还可能有人读这本书。白皮肤、黑皮肤和黄皮肤的人，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共同的话题。

于是，我举起了正义和人道的旗帜。正义和人道是全人类的旗帜。

面对二十万言的这本书，我感到问心无愧。因为，我努力按照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书中所记之事，所写之人，都有史可查，有据可依，连接受我采访的幸存者们的姓名、年龄、职业，甚至门牌号码都提供给了读者。我觉得，纪实文学的审美意义在于“真实”这两个字。对于有责任感的作家来说，“真实”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的道德，它还是一种人格——对历史的尊重和对读者的尊重的文人的品格。

读者是上帝。这本血泪铸成的痛史第一次印刷的五万册立即销完，当月又加印十万册，十万册也很快脱销。部队、工厂、学校组织的读书活动常把《南京大屠杀》列入必读书目，北京和上海的中学生还把它作为课外读物。不久，香港、台湾、美国、日本等地纷纷出版转载，海内外报刊多有好评，读者来信似雪片飞来。我感到了一个作家的使命与责任。

热情的读者一次又一次地感动了我。在上海的一次聚会中，一位台湾来的年轻女士得知我是《南京大屠杀》的作者时，她显得很激动。她说：“我是在台北买到这本书的，我是在去美国的十多个小时的飞行途中读完这本书的，我边读边哭，流了好多眼泪。”旁边的人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我心痛。我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遭受过的灾难而心痛。”在宁波，一位名叫阮晶的漂亮女士对我说：我是十多年前读过《南京大屠杀》的，读完后，我的眼前老是浮现出日本兵屠杀中国人的惨烈场面。有几天夜里，我在梦中见到了死难者在挣扎、在呼喊、在哭泣，有个声音在喊：“救救我们！”我把我的经历讲给大家听。有人说：“这是死难者在托梦，我们要超度他们。”于是，我们纷纷捐助，凑了六万多元钱，请寺庙的方丈为“南京大屠杀”的死难同胞举行了盛大的超度仪式。我们觉得这是对他们的纪念，也警示我们不要忘了民族的苦难。

没有想到，我写的这本书竟然引发出这样的故事。

《南京大屠杀》被评为《昆仑》文学奖和由《解放军报》组织评选的军版图书一等奖，接着，又被评为第二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和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这是鼓励，我将继续努力。

千百位读者的来信使我激动，也催我再拿起笔来。有的老人向我提供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悲惨经历。洛杉矶的一位美籍华人来信表示要将书中的一切摄成图像在美利坚播放。纽约大学的一位教授已将《南京大屠杀》中的一些章节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资料编入史册。来南京参观和考察的日本人多次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怎样写这本书的？”台湾岛的一位年轻士兵也来信问：“我不敢想象这样的暴行，这难道真的是我们中国土地上发生过的事情？”

我应该回答，我必须回答。因此，我又收集史料，访问老人，发表了《血祭》、《血证》、《血债》和《血谊》，以及《继续一九三七年的故事》，这是对《南京大屠杀》的补充和延续。这些文章，也已收入了这本集子。

因为这本书的关系，我结识了许多人。一位名叫“谷尾阳竹”的日本老人，年复一年地给我来信问候。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在第一封信中这样说：

“我一九四四年参加侵华战争，在战后的战俘生活中，蒙受过贵国人民的很多恩惠，所以我很久以来怀念中日两国人民的友情，想为两国间的友好交流协力……”

“一次偶然机会，由外文出版社的日文专家池田寿龟先生，介绍您著作的《南京大屠杀》的名著，让我们翻成日文。现在我们三个人分头将中文翻成日本文，因为我在翻译中碰到一些问题，所以和您协商几件事……”

“在翻译过程中，我的双眼不时地充满泪水，看不清文字了。我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心里难过极了，满身感觉罪孽深重，终于一个字一个字译成了。由于汉语水平不高，想到自己能力不足感到十分惭愧和遗憾。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书中许多人的证言，我的心又有点乱了……”

“现代日本成了经济大国，这中间有日本人的努力，但也是中国人民宽容的结果。战败时如果中国要求索取赔款，日本绝没有现在的繁荣和发达。日本人中间有人忘记了这件事，忘了历史的事实，我为他们而感到羞愧。我想他们应该读一读《南京大屠杀》这本书……”

和谷尾先生一起翻译《南京大屠杀》的还有盐本喜代先生和另一位古稀老人。盐本先生是广岛县日中友协理事兼中国外语研究会集贤塾长。三位老人怀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历史责任感，辛劳一载译成初稿。之后，又经外

文出版社的日文专家池田寿龟和太田征先生再次校译。

翻译同样是辛劳的创作。

外文出版社决定将《南京大屠杀》作为重点书目推出，要求译文务必准确、易懂，凡是引用的资料，他们又到中国档案馆和日本图书馆中抄录原文。接着，又请日文专家秋月久美女士参照前几稿做全面修订核对。作为原书的作者，我深深感谢这些素不相识的日本友人。我感谢他们，不仅仅是他们认真细致的敬业精神和踏实负责的工作态度，还因为作为一个日本人，翻译这本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血腥罪行的书，是需要勇气的！

日文版的《南京大屠杀》已在日本和中国同时发行。遗憾的是，正在这个时候，日本前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竟然对《朝日新闻》记者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这位前侵华日军还说，“把那场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的看法是错误的。”为了回击永野的这番谎言，回击日本的少数右翼分子不时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否认历史事实，我将《南京大屠杀》的日文版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转给永野以及羽田前首相。我知道，关于“侵略”和“进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肯定和否定，将在日本的朝野人士中一次又一次地被重提。我的这本书，只是表明了一个中国人的立场，表明调查过“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一个中国作家的态度。

历史是不能淡忘的，历史是不允许淡忘的。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说：“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

历史，真的会重演吗？

为了和平

——《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纪念本序

历史如东逝的水，一瞬间就奔流到汹涌的大海。二十世纪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至今已七十周年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战八年的血泪惨史是我们永远的痛。正因为如此，花岗岩构筑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二十二年来，哀思的泪雨洒满了这片土地，沉重的钟声响在每个人的心里。

正是由于这座史书般的纪念性建筑，点燃了我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的火焰般的激情。三十万人的血，激起了我的民族仇恨，也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于是，二十年前的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作为献给三十万遇难同胞五十周年的奠祭，第一本记述“南京大屠杀”史实的长篇报告文学轰动了南京！

这一幕还在眼前，新街口的新华书店里，买书的人挤倒了柜台，我签名的手一刻不停，几千册书一天售完。

这情景过去了二十年。这期间，《南京大屠杀》一次又一次再版重印，然而，接受我采访的幸存者一个又一个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庆幸，我抢救了这批宝贵的史料。我庆幸，我记录了幸存者的心声！

《南京大屠杀》改变了我的创作思路，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它使我结识了许许多多对南京大屠杀历史和对中国抗战有责任感的人。除了一百多位我采访过的幸存的老人，我还采访了日本、美国、德国、英国的记者和学者，一些外国记者也采访了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种种话题。记得是一九九五年的夏天，杨夏鸣先生告诉我，有一位美国朋友想采访我。于是，我见到了美丽的张纯如。虽然她讲的全是英语，又不识中文，但她中国人的黄皮肤黑眼睛使我们一见如故，我向她介绍了写作《南京大屠杀》的经过，和对这一事件的认识与思考。她特别高兴的是，我给了她一本英文版的《南京大屠杀》，这是“南京大屠杀”事件

第一本发行世界的英文作品，这本由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书籍使她能直接阅读并掌握史料，后来她在写作《南京暴行》一书时，引用了我书中的十多处文字。可惜的是，东方出版社的中文译者把“徐志耕”译成了“许志庚”。

使我感到震惊和悲痛的是：年轻美丽的张纯如竟用自杀结束了她如花的人生！她怎么会走了一条和六十年前另一位伟大的美国女性在日军暴行面前同样的自杀之路？答案只有一个：凶残的兽行击垮了女性善良的神经！明妮·沃特琳是一九三八年初在见到了一大片被日军杀害的南京难民尸体时精神失常的，而张纯如是在揭露日军暴行中受到精神折磨和恐吓而失去了正常的思维，她们都是暴行的受害者。

人类不要自杀！二〇〇六年的金秋，当我参加中国南京国际和平论坛大会的时候，我与来自美国、日本、以色列、菲律宾、意大利、丹麦、韩国和香港、台湾等地的代表，穿着一样的蓝色衣衫，衣衫上挂着一串紫金花的时候，当我和他们共同聆听关于和平与裁军，关于人道和正义的课题的时候，当我们一起在天蓝色的图板上放飞白色鸽子的时候，当我与日文版的《南京大屠杀》作者本多胜一站在一起握手的时候，我们呼喊着一个声音：为了和平！我们高唱着同一首歌：和平颂！

和平是一条理想的路。

和平是一条漫长的路。

徐志耕

写于二〇〇六年末

目 录

铁与血的事实 张耀华

——为《南京大屠杀》作序 / 001

血浓于水

——《南京大屠杀》再版自序 / 003

为了和平

——《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纪念本序 / 009

楔 子 大地在诉说 / 001

第一章 13——黑色的数字 / 004

第二章 白太阳与红太阳 / 017

第三章 安全区写真 / 035

第四章 血似江水水似血 / 056

第五章 虔诚的教徒 / 085

第六章 街巷血泪 / 093

第七章 焚毁与洗劫 / 114

第八章 秦淮残月 / 121

第九章 十四个秀英 / 131

第十章 民夫们 / 141

第十一章 难言的苦难 / 148

第十二章 不安的“安居” / 156

第十三章 伤痕不平恨不平 / 173

第十四章 荒野孤魂 / 179

第十五章 历史的审判 / 189

尾 声 愿历史成为过去 / 216

续 记

血 战 / 219

血 证 / 228

血 谊 / 238

血 债 / 249

血 祭 / 262

跨国诉讼 / 272

海外评论选

关于一份南京恐怖事件的全面报告

——评《不能忘记：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 / 284

南京大屠杀 / 289

魔鬼仍在狞笑 / 290

史书式报告文学 / 293

“南京大屠杀”五十年祭 / 294

民族苦难的缩影 / 296

铭记《南京大屠杀》 / 298

两本《南京大屠杀》 / 300

铁案岂容翻 / 304

在日本长崎、广岛、熊本集会上的报告

“南京大屠杀”

——不容置疑的事实 / 306

外海来信选

侵华老兵愿为中日友好出力 / 310

忘了历史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南京大屠杀》 / 311

我们要重新认识历史 / 313

声明 / 314

军人要保卫国家 / 315

我在德国讲“南京大屠杀” / 316

永远的伤痛

——代后记 / 317

楔子 大地在诉说

这是一座以陵墓为胜迹的城市。自从两千四百多年前越王勾践在秦淮河边修筑越城后，这里战火连年，烽烟不绝。楚胜越，晋灭吴，隋亡陈，南唐、大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虎踞龙盘的石头城诸侯争斗，帝业兴衰，六朝金粉，烟飞灰灭，只落得秦淮水寒、钟山荒丘！

明孝陵、灵谷寺、雨花台、中山陵，还有吴王坟、南唐二陵、六朝王陵，一处处古迹留下了一块块石碑。每一块石碑都是一位先人，向后人诉说着它的荣耀和它的不幸。

悲歌和欢歌编织了历史。石头城的人们，世世代代述说着有关这座古城的故事，述说这座古城的血泪和仇恨！

我在大街小巷中穿行。我敲开了一家又一家的门，寻访经历过浩劫的老人。我想用他们的苦难和血泪，编织一个巨大的花环，献给不幸的人们。

很抱歉，我打扰了老人们的平静和安宁，我触动了老人们深埋在心底里的不愿再提起的悲哀。提起它，他们恐惧，他们惊慌，他们痛苦，他们愤怒！四牌楼街道的涂宝诚指着一扇旧板壁对我说：“原来这上面有我父亲被害的血迹，现在血迹逐渐淡没了，可日本兵给我心里留下的创伤，是一辈子也抹不掉的！”长白街的老人熊华福诉说了他被侵华日军害得家破人亡的苦难后，沉痛地说：“同志啊，世上什么苦都能吃，可千万不能当亡国奴！”

我在浓荫如伞的泡桐和高高的棕榈树下推开了老式楼房的小门，一位矮个子的白发老妇步履蹒跚地笑着迎出来了。我递过介绍信，她一看，脸色立即变白，泪水顺着密密的皱纹淌下来，她的手和腿都在微微地颤抖。她的丈夫和哥哥等四个亲人都被侵华日军杀害了，她守寡了五十年！

慈眉善目的宏量法师是虔诚的佛教徒。当我问及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暴行时，他抖动着白发白须，哭诉了僧侣们的苦难。他的代刀师傅梵根是长生寺的住持，日本兵来时，他正带着弟子们跪在大殿中合掌念佛。凶暴的日军一个一个地把佛门弟子拉到殿下的丹墀上，一枪一个，一连杀了十七个！